

乡村故事

远去的乡村大戏

矫守功

农村排大戏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演出的剧本。于是，村里就派人到上级文化部门选；写信托亲朋好友在外地查找。一旦剧本确定之后，便安排人员坐下来刻板印刷本，为唱段谱曲子。刻印剧本一般在三十份左右，主要演员和伴奏人员各持一份。剧本分发下去后，演员们开始抽空背台词，学唱段，不懂乐理的人员还要找人教唱。

这些工作准备差不多了，便开始紧锣密鼓排练起来。农村排戏比不上城里的专业剧团，他们的排练场地与环境都很差，排练的时间也几乎全在晚上，白天各自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谓革命生产两不误。排练场地大多借用村小学的教室，把桌凳往周边一撤，就开始操练起来。演员在排练和演出时所用的刀枪，也全是自己村的木工土法制作的。其实观看排戏比看正式演出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在排练中常常丑态百出，逗得大家不时捧腹大笑。尽管如此，他们百练不厌，对一招一式都很执着。临近春节时，演员们还要集中时间黑白排练几天。白天排练不是白练，生产队付工分。

我们村的大戏在当地很有名，南演到乳山崖子，北演到栖霞桃村。记得第一次去桃村演《红嫂》，因剧情较短，全剧总长才一个半小时。为了充数，剧乐部就临时编排了几块表演唱，谁知差点栽了跟头。那天桃村大礼堂里不仅座无虚席，而且两边走廊全站满了观众。可刚演了两块表演唱，台下的观众就坐不住了。有的说：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邮箱: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讲述城事

鲭鱼堆如山

孙宝庆

鲭鱼闹海真稀罕，百船竞捕展笑颜。只缘厂区都卸满，鲭鱼上街堆成山。

那是1972年3月，烟台渔业公司船队出海捕鱼。船驶到芝罘以东海域，头船的一位船员无意中发现右前方的海水颜色呈现青蓝色，而远处海面却是湛蓝色。他好奇地问船长：“怎么一个海颜色却不一样？”船长拿起望远镜看后很有把握地说：“这是一片聚群的鲭鱼！”随即号令下网围，与此同时把情况转给其他船只。

船员们七手八脚快速撒下了一盘大网，马达轰鸣，船只不急不缓地朝前驶去。网圈里，时而可见白浪花翻动，时而可见鱼在游动。过了一段时间，船像被大海粘住了似的开不动了。船长喊声：“起网！”吊车徐徐升起，围网渐渐露出海面。网里全是鱼！船员们兴奋地欢呼着。这一网就捕了100多箱。这茬鲭鱼起先出现在烟台芝罘海域，继而牟平、文登、荣成、蓬莱……各县区也传来发现鲭鱼流的消息。这简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奇迹！还有的县，如海阳近海里的鲭鱼多到用网底子做成捞子，就能捞到活蹦乱跳的鲭鱼。

满海鲭鱼让各地大大小小的船只纵横驰骋，共同耕耘在大海上。大网头一网能拉个一百来箱，小网头一网也能拉上四五十箱。海上捕，陆上加工，到处是一片蔚为壮观的景象。

当年，烟台只有渔业公司联合加工厂一座冷藏库。各县区捕捞的鲭鱼消化不了，便装车送到烟台加工厂进行加工。由于送鱼车又多又集中，短短几天就把车间、厂区、码头边都卸满了。实在没地方卸了，最后只好卸在西南河东侧的街道上。

根据海上捕捞需要，加工厂车间从一班改为两班生产，冷藏车间则三班倒昼夜连轴干。充足的鲭鱼货源促使加工厂研究开发了新产品——番茄汁鲭鱼罐头和剖片腌制鲭鱼。刷洗鲭鱼过程中产生的鲭鱼鱼鳞等废弃物，则被农民当作肥料拉去。

这茬鲭鱼捕捞加工近一个月，才基本结束了。这正是，海出鲭鱼传各方，捕捞加工一派忙。当年场面久不忘，提笔写下此文章。



外村演《青山岛》，其中有这样一出戏，扮演富余中农的演员与扮老大娘的角色分别从两边台角上，可在演出时，扮富余中农的演员上台了，扮老大娘的演员却没上台，如果是年轻演员准会竖在台子上，可这位老演员急中生智的说：“这位老太太怎么没来呢？我去找找去。”原来那位扮老大娘的演员蹲在后台烤火，忘记了上场。他下去找到那位演员说：“咋还烤火，快上台”。接着就带着那位演员上了台，上台时还临时加了句台词：“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能找到你。”台下的观众根本不知情，由此使演出没有砸锅。

还有一次在演出中雪越大，俱乐部领导决定缩短演出时间，将剧情删去一部分，就安排扮狗腿子的演员提前上台报告地主，接着再往下演，可台上扮地主的演员不知情，当狗腿子上去报告时，扮地主的演员认为他不到时就报告，便挥手打了狗腿子一巴掌。“胡说八道，满嘴放

炮，给我滚下”。凭白无故挨了一巴掌，饰狗腿子的演员说啥也不干了。他这一伸腿，戏就无法演了。俱乐部的领导就反复说好话做工作。

也有些演员总爱趁机钻营，占别人的小便宜。一次有位中年男演员在台上和一个青年女演员扮演的角色有个作耳语的动作，做完动作后女演员的台词是：“好，就这么办！”可中年男演员在做耳语动作时小声说：“明天咱俩结婚。”当时青年女演员心里很恼火，不说后边的台词吧，怕把戏演砸了，所以就强忍着不满说：“好，就这么办！”下台后那位女演员就找领导反映情况，说啥也不干了。这些笑话至今在村里老年人中仍记忆犹新。

改革开放后，农村落实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不少男女青年演员纷纷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加之农村电视的普及，很快乡村大戏便销声匿迹了，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些惋惜。

仙境新明珠炉上村

卢嘉善

应文友邀请，我们蓬莱龙口两地的草根同仁，拜访了地处威海高速蓬莱西出口与蓬水路交叉地带的炉上村，这是蓬莱市一个正破茧的“美丽乡村”。

走进硬化整洁的村路，眼前的景色令人欣喜：农家常见的草堆、粪堆，杂物堆不见了踪影；路旁楼房雄阔，大方典雅；蓬如华盖的芙蓉树荫，正把淡淡清香洒向人间；排水沟畔，盆花浮翠，一尊挽着一尊，爬满绿色生态；扑面而来的古朴民居也是青砖、红瓦、白墙间或镶嵌斑斓花磁，显得亮丽活泼清新；路灯遍布街巷角落，想来夜色降临一定是珠耀星空。

随后，我们来到他们先期修建的农家乐园——“畅心园”。棚荫里，几位手持蒲扇的老太太正悠闲在古朴的椅子上拉着家常，三三两两的顽童绕嬉于她们膝下，好一个祖孙同乐的场景，让人恋美！园内陈设的古老古磨正静静地审视着来宾，仿佛在用原始的情调勾引他们。禁不住诱惑，我奔过去推转起历史记忆，像小时候帮妈妈碾压苦涩日子一样的影像，伴随我一圈又一圈转晕的脚步，悄然钻进友人的镜头。据说，这石碾也曾荣幸地获取过市长的臂力。

在“乡趣苑”我们看到了久违的、好似披了黑缎子的毛驴，作为追忆那个时代的观赏品，卸下劳役重担的它，正摇头摆尾怡然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还有怪异的鸟巢、神奇的蜂巢斩获一丛惊诧。那蛐蛐的唱鸣、蛐蛐的欢歌、此起彼伏的鸡鸣鹅鸽交响曲，把大自然演奏得美妙绝伦。徐步其中，真有点“不是田间似仙间，乍积秋声织歌声”的感觉。随后，我



们的目光被一处造型奇特的喷泉捕捉，仔细一看，原来它是由挖掘于民间的泥陶器皿串叠而成，古色古香别具一格。座下那湾清池里微风掠水，红蜓惊澜，挠醒了莲鲤也醉态相戏，游摆一方祥泰。一位擅长对联的老学者注视良久后，感慨道：“这里真是‘鱼翻静浪，虹霓布欢播里，滴滴映辉，泥器不逊……；荷染澄波，萼蕊含笑吐芳，瓣瓣溢美，土池堪拼……’。想不到在这不是水乡的地方，也能饱览另类水趣，难得难得！”

在园区西南角，我们还看到一个被红花绿叶拱托的由石磨等堆砌的大门，石构门楣正面，笔锋遒劲飘逸着“寿门”两个大字，内侧石刻“寿比南山”，体态饱满潇洒。在园区的西北角也有一尊同式的“福门”，内篆“福如东海”四个雄阔的大字。据文友介绍：按规划要建四道门，分别以“福、禄、寿、喜”冠名，因为场地太狭小，只好浓缩了人们向往的精华。

如今离开那里一个月了，从热土地里翻耕出来的朴实美，时时熏陶着我不眠的夜。没有明耀的山水，没有神奇的遗存，有的只是因地制宜、依靠本色打造的家园，有的只是一方一方等待破垦的传说。

难忘那片黑松林

孙序琦

我们村凡是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比我年龄长的人，都会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村东北的沙滩上有一片黑松林。几万棵高大的黑松一棵挨一棵，长得密密实实，与邻村的黑松林联成一片，组成了密实的沿海防风林，是良田和村庄的天然屏障。

1956年以前，我们村沿海的那片沙滩上，只生长着一些沙蒿草、茅叶草，靠水的地方长着稀稀拉拉的芦苇。不知间隔多少步，才长着一簇一簇的杨棵子，显得那么惹眼。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缺少柴草，一到冬天，一群人到北沙滩去拾草，割杨树条子、刨草根。不几天，北沙滩光秃秃的，裸露着黄沙。一到冬季，西北风一刮，扬起了漫天沙尘，一条条沙龙张口舞爪直扑进村北的良田。弥漫着村北部小半个村庄冬麦在风沙中挣扎，村北小河岸上的杨柳也在沙尘的狂啸中呻吟。

一场狂风过后，麦田里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土。村北部居住的村民院子里，锅灶上也浮满了沙尘，人们苦不堪言。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上级允许群众开荒自救，人们为了填饱肚子，纷纷涌进北沙滩开荒辟田。一时间，北沙滩被各家各户开膛破肚，挖得千疮百孔，植被完全被破坏了，造成了“冬春两季沙满天，步步紧逼到村边”的严峻局面，村庄面临着灾难的考验。

1964年，当时的牟平县政府提出了营造“百里海防林”的计划，要求沿海社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此项工作做好，并在姜格庄公社，大密公社进行选点实验。

于是，我们村党支部决定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做好。在1964年秋冬开始，对北沙滩进行了治

“连个小节目都演不好，六个人跳六个样，能演好大戏才怪呢，走！”于是乎，不少观众离席而去。村干部一看这情景，立即派民兵把门站岗，只许进不许出。俱乐部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撤掉了小节目，结果大戏一开场便震撼了观众。不管是布景、演技，还是唱腔，武打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并不时赢得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剧终时，仍有不少观众恋恋不舍。

屈指算来，农村大戏整整红火了30年(上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据村里老人讲，刚解放不久，有的村干部就操操着排大戏，可那时刚入社，村里家底薄，根本拿不出钱来买大幕，置办服装什么的。青年团就利用业余时间组织青年到山上摘松球卖，利用这部分钱置办家当。开始排的都是古装戏，台上演的全是才子佳人。文化大革命后，破四旧立四新，打倒一切牛鬼邪神，上面就下令禁止演古装戏，为了肃清流毒，村里组织演员穿上服装，后面派一些人拿着扫帚，前面打着锣鼓，围着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将服装全部烧掉，意在扫除一切牛鬼邪神。

后来村里又改排现代戏，比如《三世仇》、《刘海砍柴》，还有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刚开始改现代戏的时候，俱乐部里缺少扮老头的演员，有位男青年就自报奋勇演这个角色，为了模仿老人走姿，他经常晚上一个人躲在麦场上练，一边走一边观看月亮照的影子像不像。有位女青年为演好“天不怕”这个角色，经常在大镜子前练面部表情，有时练着练着自己都笑了。

因为演员都是业余，演出中经常出些差错和笑料。有一次到

难忘那片黑松林

孙序琦

理。收回了各家各户的开荒地，修整成了条田。首先保持好原有的植被。1965年夏季，村里购进了大批黑松苗，由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突击在北沙滩栽种。有时间忙不下来，把学校的小学生也整班拉去帮忙栽树，奋战了一个夏季，共种黑松两万余棵，计一百多亩，还在不适宜栽黑松的地方压上了紫穗槐(俗称面槐条子)。在东港的西边，南北纵横500多米，修起了一座宽6米高2米的防潮沙大坝，整条大坝全栽上了刺槐。经过封山育林，精心管理，几个冬春过去，北沙滩完全改变了模样。

远远望去，黑压压的松林在一天天长高长粗，一丛丛紫穗槐越长越旺盛。春天到了，大坝上的刺槐更是散发沁人心脾的阵阵清香。这里成了禽鸟的天堂，各种鸟儿纷纷在林中做窝生儿育女。海鸟、白鹭、野鸭、野鸡、大雁也经常到这里栖息。野兔在林间草丛中奔跑嬉戏，鼯鼠在沙土中穿洞觅食，黄鼬狼、小刺猬更是屡见不鲜。

正是有了这片黑松林，肆虐的风沙望林而退，保护了生态环境，保护了良田和村庄；正是有了这片黑松林，为群众提供了柴草，为孩子们增添了乐趣，为集体增加了收入；正是有了这片黑松林作屏障，村庄在松林的怀抱的南侧开辟了一块块良田，同时在这片沃土上成立了一个种子队，专门为全村培育各种农作物优良品种，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烟台市区东移发展，烟台职业学院的高楼大厦替代了昔日的黑松林，但是黑松林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